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王荆公詩注卷十一

宋 李壁 撰

古詩

兩馬齒俱壯 據此古詩二十八首雖无歲月可考然第七首有邂逅亦専城之句當是嘉祐元年二年之間知常州時作又第十首有行觀蔡河上負土知力弱之句按嘉祐三年開京城西葛家岡新河直城南疑即指此又二十三首詠麒麟按交趾貢獸號麒麟亦是嘉祐三年事則公賦此詩二十八篇嘉祐初年作無疑矣今兩馬齒俱壯詩一以

指方爲時用而自喜欲前者一以指困於羈束而恨不獲騁力者是時文富並相賈文元時爲樞使不知意竟屬何人哉或别有所謂也

兩馬齒俱壯自驕千里材生姿何軒軒或是龍之媒一馬立長衢顧影方徘徊一馬裂銜轡犇嘶逸風雷立豈飽芻豆戀棧常思迴桓範出赴曹爽蔣濟謂司馬懿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犇豈欲野齕久羈羨駑駘莊子騏驥不盡其用反有羨於駑駘兩馬不同調各爲世所猜問之不能言使我心悠哉

春從沙磧底

春從沙磧底轉上青天際杜詩春從沙際歸靄靄桑柘墟浮雲變姿媚游人出暄暖鳥語辭陰翳心知歸有日我亦無愁思所嗟獨季子尚客江湖滋萬里卜鳳凰飄飄何時至莊公二十四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詩意指婚姻事當是純甫

晨興望南山

晨興望南山不見南山根草樹露顛頂樛枝空復繁銅缾取井水已至尚餘溫天風一吹拂的皪成璵璠璵璠美玉君所佩也○詩意悼俗學不究本根徒尋枝葉如人於井必及而後得清甘也末聯似言學能變化氣質猶水

得風凝結爲氷如美玉然

結屋山澗曲

結屋山澗曲挂瓢秋樹顛鳴不中律呂時時驚我眠吾兒亦惡聒戮力事棄捐逸士傳許由隱箕山以手捧水而飲之人遺一瓢得以取飲飲訖挂於樹上風吹歷歷作聲尚以爲煩遂去之止我爲爾歌不如恣其然秋風動地至萬竅各啾喧一瓢雖易除豈在有無間言瓢得風而鳴○莊子作則萬竅怒號皪皪山下石泠泠手中弦臨流寫所愛坐聽以窮年

朝日一曝背

朝日一曝背欣然忘夜寒列子楊朱篇云昔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奥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

樵松煮澗水樵松以松為樵既食取琴彈彈作南風歌歌罷坐長歎寤被栖栖者遺世良獨難樂記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家語載南風之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公意在厚民不與隱者之獨善

黃菊有至性

團團城上日秋至少光輝積陰欲滔天況乃草木微黃

菊有至性孤芳犯羣威采采霜露間亦足慰朝飢

少狂喜文章

少狂喜文章頗復好功名稍知古人心始欲老蠶耕低回但忘食邂逅亦專城古詩四十專城居　仰慙冥冥士俯愧擾擾旺鴻飛冥冥指高世之士俯愧言無德以與民　良夜未遽央青燈數寒更撥書置左右仰屋慨平生

涓涓乳下子詩中雖无此句而實言人子之事别本作三戰敗不羞

三戰敗不羞左氏三敗及韓管仲曰吾嘗三戰三敗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　一

官還輒喜廬江毛義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往候義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喜奉者志尚士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古人思慰親愧辱寧在己於陵避兄食織屨仰妻子恩義有相權絜身非至理此詩似爲孫侔正之輩發

少年見青春

少年見青春萬物皆嫵媚身雖不飲酒樂與賓客醉一從鬢上白百不見可喜心腸非故時更覺日月駛聞歡已倦往得飽還思睡春歸只如夢不復悲憔悴寄言少

年子努力作春事亦勿怪衰翁衰强自然異

白日不照物

白日不照物浮雲在寥廓風濤吹黃昏瓦屋更紛泊行

觀蔡河上負土知力弱知一作私○蔡河屬開封祥符縣按蔡河始自建隆元年始命右領軍衛將軍陳承昭督丁夫導閔水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舟楫相繼商賈畢至都下利之於是以西南為閔河東南為蔡河至開寶六年三月始改閔河為惠民河隋堤散萬

家亂若春蠶箔言隄決倉卒居民徙避如蠶箔然仍聞決數道且用寬

城郭疏河流以分水力使不嚙州縣婦子夜號呼西南漫為壑此詩疑在嘉祐

初年所作按嘉祐三年正月有司言至和中大水京城罹其患請自祥符縣界葛家岡直城南好草陂北入惠民河分注魯溝以紓京城之患於是發官卒調民丁鑿河凡九月而成號爲永濟河今詩且用寬城郭西南漫爲壑者往往指此

草端無華滋

草端無華滋陰氣已盤固暄妍却如春歲晚曾不寤一裘可以暖貧士終難豫怱怱遠枝空寒蟲已坯戶

一日不再飯

一日不再飯飯已八九眠怱怱返照間頃羸不可還筋

骸儌纆束揚雄解嘲儌以糾纆注云儌糾纆皆繩也○禮記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肺腑鼎

鐺煎長往理不惜髙堂思所牽

秋枝如殘人

秋枝如殘人顔色先憔悴儌寒吹已空性命一何脆寧

當記疇昔葩葉相嫵媚歲行雖使然好殺豈天意此詩言盛

衰消息之理○言天至秋雖肅殺而實寓生物之意

青青西門槐

人情甘阿諛我獨倦請謁尤於擢門踈萬事亦已拙平

生江湖期夢寐不可過青青西門槐少解馬上暍淮南子武王䕃暍人於樹下○此詩意雖高而語淺露恐非公作

天下不用車

天下不用車人人乘馬馳王良雖善御攬轡欲從誰王良古之善御者言車既不用則王良雖以善御名亦無所施其巧矣漢武伐大宛殺人若京坻漢西域傳大宛多善馬馬汗血張騫始為武帝言之上乃遣使者持千金以請宛王愛其馬不與於是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殺宛王得馬三千匹孝文却走馬獨行先安之賈捐之傳孝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車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

乘千里馬獨先安之遂還馬與道里費萬物命在天取舍各有時陰陽更用事冬暖豈所宜卞氏强獻玉兩刖亦已癡幸終遇良工已剖得不疑新序荊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荊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謾而斷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爲謾而斷其右足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荊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使人問之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所以悲也共王乃使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

山田久欲坼

山田久欲坼秋至尚求雨婦女喜秋涼踏車多笑語朔

雲卷衆水慘淡吹平楚橫陂與直塹疑即沒洲渚霍霍反照中散絲魚幾縷木蘭行磨刀霍霍向猪羊○韋應物詩昨別今已春散絲魚幾縷

鴻濛不可問且往知何許欹眠露下舸側見星月吐龍骨已嘔啞田家真作苦

聖賢何常施

聖賢何常施所遇有伸屈曲士守一隅欲以齊萬物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曲士拘拘不足語此○莊子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

喪非不欲富言爲南宫出世無子有子誰能救其失

喪謂仕而失位非死喪之喪也○檀弓上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是非夫子之言也

散髮一扁舟

散髮一扁舟夜長眠屢起秋水瀉明河迢迢藕花底愛此露的皪復怜雲綺靡諒無與弦歌幽獨亦可喜許彥周詩話云荆公愛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瀉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詩晴溝漲春綠周遭俯視紅影移漁舠皆覾其影也

道人北山來

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此長我字別本作栽此俗人誤改○公在政府與沈道原書曰上聽明日躋然流俗險膚未有已時亦安能久自困苦於此北山松柏聞修雅說已極長茂一兩日令俞遜往北山因欲漸治垣屋矣開田故歲收種果今年嘗告叟去復來耘耔尚康強死狐正首丘遊子思故鄉嗟我行老矣墳墓安可忘檀弓古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今日非昨日

今日非昨日昨日已可思明日異今日如何能勿悲當門五六樹上有蟬鳴枝朝聽尚壯急暮聞已衰遲仰看

青青葉亦復少華滋萬物同一氣固知當爾爲我友南山居笑談解人頤分我秋柏實問言歸何時衣冠汚窮塵苟得猶苦飢低回歳已晩恐負平生期楞嚴經云豈惟年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遷○匡衡傳匡說詩解人頤注使人笑不能止

秋日不可見

秋日不可見林端但餘黄黄謂黄落也杖藜思平野俛仰畏無光栗栗澗谷風吹我衣與裳娟娟空山月照我冠上霜遂如哽絶人以爲未盡未悟已多

騏驥在霜野

騏驥在霜野低回向衰草入櫪聞秋風悲鳴思長道黃金作鞭轡粲粲空外好人生貴得意不必恨枯槁

悲哉孔子沒

悲哉孔子沒千歲無麒麟蚩蚩盡鉏商此物誰能珍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漢武得一角燔烹誣鬼神更以黃金鑄傳誇後世人嘉祐三年交趾貢異獸二其國自稱爲麒麟或疑爲非麟或疑爲山犀或疑爲豹牛及回詔但稱得異獸今詩未知指此事否

味公之意疑其因以託興謂世之識眞者鮮耳○漢郊祀志武帝元狩元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此謂燔烹誣鬼神也本紀直作獲白麟書大始二年又詔更鑄黃金爲麟趾褭蹄以協瑞

秋庭午吏散

秋庭午吏散予亦歸息偃豈無佳賓客欲往心獨懶北窻古人篇一讀三四反悲哉不早計失道行晼晚

秋日在梧桐

秋日在梧桐轉陰如急轂寘寘蔽中庭下視今可曝如日

車行之速也向苦桐陰之繁今則疎而可暴矣高蟬不復嘒稍得寒鴉宿百遶

有衰翁行歌待春緑

我欲往滄海

我欲往滄海客來自河源手探囊中膠救此千載渾抱朴子寸膠不能理黄河之濁我語客徒爾當還治崑崙河出崑崙。此正本澄源之意謂不當徒治其末歎息謝不能相看涕翻盆客止我且往濯髮扶桑根春風吹我舟萬里空目存

前日石上松

前日石上松斵移沙水際青青折釵股俯映幽人砌蟠根今毫茂落子還蒼翠三年一楮葉世事真期費列子說符篇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莊子劵外者志乎期費

日出堂上飲

日出堂上飲日西未云休主人笑而歌客子歎以愀指此堂上柱始生在巖幽雨露飽所滋淩雲亦千秋所託

願永久何言值君收乃令甲濕地百蟻上窮鎪丹青空
外好鎮壓已堪憂爲君重去之不使一蟻留蟻力雖云
小能生萬蚍蜉爾雅蚍蜉大螘小釋曰螘通名也其大者别名蚍蜉此詩意有所比喻而其詞甚微又能髙其礎不爾繼者稠語客且勿然百年等浮漚
爲客當酌酒何豫主人謀此詩主以喻君客以喻臣堂以喻君柱以喻臣堂上主人居安而忘危爲客者視其蠹壞已甚將有鎮壓之憂爲主人圖所以弭患此而不忘君卷卷之義更張之念疑始於此又公弟平甫有詩亦云堂上有遺𧏙堂下無聚螘但知嗜欲求不必風雨至浸淫蚍蜉生穴柱從此始莊生亦知言信矣常棄智

王荆公詩注卷十一

王荆公詩注卷十二

宋 李壁 撰

古詩

孔子

聖人道大能亦博史記顔子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學者所得皆秋毫雖傳古未有孔子蟣蠓豈足知天高公孫丑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者也如公言則子貢爲蟣蠓耶。莊子桓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注醯雞者甕中之蟣蠓

魋武叔不量力欲撓一草搖蟠桃桓魋欲殺孔子叔孫武叔毀仲尼猶蚍蜉而撼大樹顏回已自不可測至死鑽仰忘身勞言顏回所造已深於夫子猶有高堅之歎

揚雄三首

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蒼旻光明所照耀萬物成冬春揚子出其後仰攀忘賤貧衣冠眇塵土文字爛星辰歲晚天祿閣强顏爲劇秦雄劇秦美新見於文選注云雄仕莽朝見莽數害正直之臣恐已見危故著此文以秦酷暴之甚以新室爲美將悅莽意求免於禍非本情也趨舍迹少邇邇字恐是

遠字或苟字又謂迹若淺近然行藏意終隣壤壤外逐物貨殖傳天下壤壤皆為利往紛紛輕用身往者或可返吾將與斯人

其二

子雲遊天禄華藻鋭初學法言今之學者非特為之華藻也覃思晚有得晦顯無適莫雄始好詞賦擬相如以為式晚以為賦勸而不止頗似俳優非法度所存於是輟不復為而大覃思渾天倣周易作太玄象論語作法言泛然而仕不以顯晦累心故三世不徙官寥寥鄒魯後於此歸先覺豈嘗知符命何苦自投閣莽既以符命自立劉歆子棻獻之莽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禄閣使者來欲收雄雄從閣上自投下幾死

䇿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故曰豈嘗知長安諸愚儒操行自爲薄謗嘲出異已傳載固疎畧言此事出於愚儒以已度雄又有嫉雄而造謗者史官不察因遂實之而雄焉有是孟子勸伐燕伊尹干說亳扣馬觸兵鋒食牛要禄爵小知羞不爲況彼皆卓犖史官蔽多聞自古喜穿鑿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扣馬之諫恐不應與食牛負鼎同指爲不可信○萬章上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曾子固言前世之傳者以謂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瘠環孟子皆斷以爲非伊尹孔子之事蓋以理攷之知其不然也觀雄之所樹立故介甫以謂世傳其投閣者妄也豈不猶孟子之意哉

其三

子雲平生人不莫一作知知者乃獨稱其辭今尊子雲者皆是得子雲心亦無幾聖賢樹立自有師人知不知無以爲俗人賤今常貴古子雲今存誰汝數

漢文帝

輕刑死人衆文帝十三年詔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其除肉刑有以易之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内實殺之喪短生者偷孟子齊宣王欲短喪漢文遺詔云朕既不德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以離寒暑之數然則前此民間皆服三年喪也尭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禮大

功九月小功五月緦三月遺詔云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又云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是教人以偷薄仁孝自此薄哀哉不能謀露臺惜百金周人之金以鎰計漢人之金以斤計斤方寸而重一斤也惠帝初即位賜將軍四十斤鄭氏計四十金四十斤也孝文言百金中人十家之產然則一金非今一兩之謂灞陵無高丘七年初置南陵即灞陵也灞陵因山爲藏不復起墳在長安南故王粲詩云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淺恩施一時長患被九州

秦始皇

天方獵中原狐兔在所憯傷哉六孱王張耳傳貫高曰吾王孱王也

當此鷙鳥膺始皇紀注鷙鳥鶻膺突向前其性悍勇摶取已掃地翰飛尚

憑凌逝將跨蓬萊以海爲丘陵始皇二十八年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入海求仙人勒

石頌功德羣臣助驕矜始皇作琅琊臺立石刻頌功德末云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千金石以爲表經舉世不讀易但以刑名稱蚩蚩彼少子何用

辨堅冰秦焚書既專事刑名獨易以卜筮之書雖免於焚而不讀矣胡亥始皇之少子

韓信

韓信寄食常歎然邂逅漂母能哀憐信傳家貧无行常從人寄食至城下

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當時噲等何由伍但有淮陰惡少年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又信微時淮陰少年侮信令出跨下信王齊召以爲中尉曰此壯士也觀此則少年亦信之徒非噲等敢望誰道蕭曹刀筆吏從容一語知人意信數與蕭何語奇之信亡何不及以聞追之班固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壇上平明大將旗舉軍盡驚王不疑王召信拜爲大將何曰王素嫚无禮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盡驚搏兵擊楚濰半涉一作救兵半楚濰半涉從初龍且聞信怯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且佯不勝還走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

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且鴻溝天下已横分談笑重來卷楚氛羽自知少助食盡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漢王欲歸張良陳平諫乃徵信引兵會垓下遂滅楚○襄二十七年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但以怯名終得羽誰爲張費兩將軍少年侮信雖長大好帶劍怯耳信熟視俛出其跨下一市皆笑信以爲怯然則信自微時已有怯名矣○漢五年信將三十萬垓下自當羽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高帝在其後絳侯柴武在高帝後此言兩將軍猶腹背之毛其實當羽者信也○觀史記乃孔將軍諸本作張字誤

叔孫通

先生秦博士秦禮頗能熟通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後以對羣盜特鼠竊二世說

拜爲博士言但知秦禮而已不足以知三代之禮樂也

量主欲有爲兩生皆不欲

始漢儀務爲簡易羣臣醉至拔劍擊柱通知上益厭之說上曰禮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此云量主欲有爲者爲是也方通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汚我

草具一王儀

草具謂綿絕也漢贊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

羣豪果知肅

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十月始用所制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

黃金既徧賜

通爲朝儀竟賜金五百斤既出皆以賜諸生

短衣亦已續儒術自此凋何爲反初服

通始降漢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短衣楚製至是始易其衣不復爲短衣○楚辭退將復修吾初服意言通既自服以從時雖返儒服何益

東方朔

平原狂先生隱翳世上塵褚先生續滑稽傳云朔上書用三千奏牘詔拜爲郎數賜縑帛擔揭而去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爲狂人朔當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材多不可數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侏儒爲材多不可數亦多端之意射覆亦絕倫朔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不能中朔得之連中輒賜帛談辭最詼怪發口如有神朔雖談笑然觀察顏色直言切諫○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以此得親幸賜予頗不貧滑稽傳云建章宮後閣有物出焉其狀如麋朔曰所謂騶牙者

也遠方當來歸義後混邪王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金玉本光瑩泥沙豈能堙時時一悟主驚動漢庭臣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朔斥董偃不得侍酒宣室且言偃以人臣私侍公主敗化亂禮傷王制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罪當斬又言淫亂之漸其變爲篡上爲更置酒北宮又諫廢苑閒陳孝文時事以諷時時一悟主謂此也不肯下兒童本傳自公卿在位朔皆傲弄無所爲屈故言不肯下兒童敢言詆平津上嘗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汲黯膠倉終軍司馬遷之倫皆辯智閎達溢於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朔對臣觀其插齒牙樹頰頦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脚連脽尻遺蛇其迹行步偊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人者詆平津殆謂此何知夷與惠空復忤時人

揚子或問東方朔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又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注云朔非夷齊而尚取容依約玩弄於世何所比哉何知夷與惠謂朔雖時直言有補然其實不足以知夷惠也陳無已亦云東方生和而近汚然不同也爲柳下氏而過之者乎孔子謂學柳下惠未有如魯之男子者也

楊劉

人各有是非犯時爲患害唯詩以譎諫言者得無悔厲一作汾王昔監謗變雅今尚載監謗事見國語然召穆公凡伯衛武公芮伯皆作詩刺之今民勞板蕩抑桑柔等篇尚載於大雅末世忌諱繁此理寧復在南山

詠種豆譏法過四罪 楊惲傳與孫會宗書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注蕪穢言漢庭之荒亂也帝見書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故云過四罪

玄都戲桃花母子受顛沛 劉禹錫召還宰相欲任以兩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爲播州刺史中丞裴度爲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乃易連州詩言顛沛指此也後自和州入爲主客復作玄都桃花詩疑似已

如此況欲諄諄誨事變固不同楊劉可爲戒

臧倉

位在萬乘師孟子猶不遇 揚子雲解嘲孟子雖連蹇猶爲萬乘師○孟子臧氏之子

焉能使予不遇哉豈云貧與賤世道非吾趣意行天下福事忤

油然去命也固有在臧倉汝何與

田單

湣王萬乘齊走死區區燕湣王走莒淖齒殺之言以大國而困於弱燕自取之也

田單一即墨即墨大夫戰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拒燕掃敵如風旋舞烏怪不測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而下食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取一卒東向坐師事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騰牛怒無前燕軍益懈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

奔燕軍燕軍大駭敗走七十餘城皆復爲齊

飄飄樂毅去磊砢功名傳掘葬與劓降論乃愧儒先

單宣言曰吾懼燕軍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卒降者盡劓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中塚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果盡掘壟墓齊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此言愧儒先以其用譎詐勝也

深誠可奮士王蠋豈非賢

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虐也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絶脰而死齊士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此謂單之功不及蠋也

戴不勝

昔在宋王所皆非薛居州區區一不勝辛苦亦何求懷禄詎有恥言既懷禄則爲竊位廉隅毀矣知命乃無憂比士自可憐能復識此不

陸忠州

虞人以士招御者與射比當時尚羞爲況乃天下士孟子萬章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又滕文公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英英陸忠州學問輔明智低回得坎坷勲業終不遂嘗謂宣公雖以忠諫名然使德宗呼之爲陸九不敬孰甚焉是必已有以致之低回之語殆指此類

開元行

君不聞開元盛天子糾合儁傑披姦倡韋后弑中宗矯詔稱制玄宗以臨淄王與劉幽求鍾紹京等定策討亂或請先啟相王玄宗曰請而從是王與危事不從則吾計失矣夜率萬騎入北軍誅韋氏安樂公主韋巨源武延秀等相王即皇帝位王為皇太子又三年有天下幾年辛苦補四海始得完好無疽瘡玄宗覽鏡云吾雖瘠天下肥矣此補完之意一朝寄託誰家子威福顛倒誰復理寄託謂李林甫楊國忠那知赤子徧愁毒秖見狂胡倉卒起茫茫孤行西萬里天寶十四載祿山反次年幸蜀倔仄歸來竟憂死子孫險不失故物上自蜀還居於興慶

宮上元元年爲李輔國逼遷西内悒悒以終○漢成趙后傳云我危殺之注危險也春秋傳祀夏配天不失故物

社稷陵夷從此始由來犬羊著冠坐廟堂安得四鄙無豺狼漢書龔遂曰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師古曰言左右侍側之人不識禮義若狗而著冠者耳又沐猴而冠皆同此義張綱傳豺狼當道

相送行效張籍

一車南一車北身世忽忽俱有役憶昔論心兩綢繆那知相送不得留但聞馬嘶覺已遠欲望應須上前坂秋風忽起吹沙塵雙目空回不見人晉王導傳西風塵起舉扇自蔽○詩燕燕

篇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即此意

陰漫漫行

愁雲怒風相追逐青山滅没滄江覆少留燈火就空床更聽波濤圍野屋李白詩北風三日吹倒江倒即覆也憶昨踏雪度長安夜宿木瘤還若寒木瘤地名在舒州䰟武有苦寒行誰云當春便妍暖十日八九陰漫漫杜詩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甯戚飯牛歌長夜漫漫何時旦

一日歸行

賤貧奔走食與衣百日奔走一日歸平生歡意苦不盡

正欲老大相因依空房繐瑟施繐帷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八尺牀張繐帳青燈半夜哭聲稀音容想像今何處地下相逢果是非周勃傳君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漢武爲李夫人作歌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樂天哭夢得夜臺暮齒期非遠但問前頭得見無亦此意○上三詩相送行恐謂司馬公及韓持國呂晦叔輩陰漫漫恐指呂惠卿輩也一日歸行恐是元豐末年時作

汴流

汴水無情日夜流不肯為我少淹留相逢故人昨夜去不知今日到何州言逝水無頃刻之駐猶故人行不已也州州人物不相

似處處蟬聲令客愁可憐南北志未一作意不就二十起家今白頭揚雄傳丁董用事諸附離者或起家至二千石

陰山畫虎圖

陰山健兒鞭鞚一作控急走勢能追北風及逶迤一虎出馬前白羽橫穿更人立盧綸擒豹歌捨鞍解甲疾如風人忽虎蹲獸人立○白羽箭也回旗倒戟四邊動抽矢當前放蹄入放蹄入謂馬蹄爪牙蹭蹬不得施磧上流丹看來濕李白胡馬歌白刃灑赤血流沙爲之丹胡天朔漠殺氣高煙雲萬里埋弓刀唐人詩大雪埋弓刀穹廬無工可貌

此漢使自解丹青包言外國不能畫漢使自摹寫也○杜詩粉黛亦解包堂上絹素開欲裂一見猶能動毛髮杜甫曹將軍畫馬歌縞素漠漠開風沙又丹青引詔謂將軍拂絹素低回使我思古人此地摶兵走戎羯田敬仲世家馮因摶三國之兵○吳漢等贊戎羯喪其精膽注羯本匈奴別種又史記其民羯羠不均皆健羊名言性健悍而不均禽逃獸遁亦蕭然豈若封疆今宴眠契丹弋獵漢耕作飛將自老南山邊還能射虎隨少年李廣傳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又廣傳吏當廣贖爲庶人數歲與頴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少陵詩杜曲幸有桑麻田欲將移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王荆公詩注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荆公詩注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臣羅修源

謄録監生臣謝惇

欽定四庫全書

王荆公詩注卷十三

宋 李壁 撰

古詩

杜甫畫像 苕溪漁隱曰李杜畫像古今詩人題詠多矣若杜子美其詩高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生用心處則半山老人之詩得之矣

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顔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

莫見以何雕鎪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甫上書自稱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惟天子哀憐之觀此其窮可知矣青衫老更斤甫至德二年自賊中亡走鳳翔謁帝拜右拾遺旋以房琯罷甫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坐是斤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森戈矛傳稱時所在冦奪甫家寓鄜州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為華州司功叅軍關輔飢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劒南結廬成都西郭從嚴武幾為所殺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閒大歷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傷屯悼屈

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游公不喜李白詩而推敬少陵如此特以其一飯不忘君而志常在民也

吳長文新得顔公壞碑

魯公之書既絶倫歳久更爲時所珍荒壇壞塜朽崖屋剥落風雨埋煨塵斷碑數尺誰所得點畫入紙完如新延陵公子好事者拓取持寄情相親歐公集古録叙好之已篤則力雖不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宣下更史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窮崖絶谷荒林破塜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

皆有○延陵謂長文也

六書篆籀數變改訓詁後世多失真六書即周官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注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所謂字有六義者是也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至秦焚燒先典古文遂絶李斯趙高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程邈造又曰邈所定乃隷字也蓋秦猒篆字難成即令隷人佐書曰隷字又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所稱妄鑿者後來蕭衍評書三十六種之類亦是也大抵自秦改小篆作隷書人益趍簡便古法既變字義浸譌許叔重患其若此集倉雅之學研六書之旨作說文解字十五篇篆籀之體由是粗可考然得其真者寡矣

誰初妄鑿妍與醜坐使學士勞骸筋梁鵠相魏以勤書自効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皆勞骸筋者李端伯記二程語云子弟凡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

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

堂堂魯公勇且仁出遇世難親經綸揮毫卓犖又驚俗豈亦以此誇常民但疑技巧有天得不必勉強方通神

杜詩書貴瘦硬方通神

詩歌甘棠美召伯愛惜蔽芾由思人時危忠誼常恨少寶此勿復令埋堙

鄭駟歂殺鄧析君子謂子然不忠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不恤其人乎歐公言使顏公書雖不佳後世見者未必不寶也又云古人豈皆能書獨其賢者傳遂遠

答揚州劉原甫

原甫知揚州在嘉祐元年二年三年國史傳敞字仲原父袁州

臨江人慶歷中舉進士廷試第一編排官王堯臣以親嫌自列乃以爲第二召入朝判考功言夏竦謚文正不應去張貴妃追號温成皇后有請立忌者敞言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皇后有請立忌者敞言太祖以來后廟四室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豈可以私昵之愛而變古越禮乎嘉祐四年祫饗薦羣臣上尊號敞言自寶元以來不受徽號今二十年柰何一旦增虛名而損實美仁宗從之禮官建白請以孝章皇后以下四主饗於别廟不升合食敞奏九經所載祫祭制度最明備者莫如春秋公羊傳自漢以下皆引以爲證所謂未毀廟者豈有帝后之限哉國朝循守行之且百年今羣臣不務推原春秋之義而獨引後儒疑近之說不務講求本朝之故而專倡興代難通之制不務將順主上廣孝之心而輕議宗廟久久行之儀欲擯隅四后不得合食於

先帝臣竊恨之昔貢禹議罷原廟丞相衡議遷郊兆羣臣和之者非一自以謂周公孔子復生不可得變元帝信之然而通人未以爲當既而皆悔之則无及矣敞爲人明白俊偉善論說當時學者未知崇尚經術獨敞能傳經引義自六經諸子百氏至傳記小說无不通貫而文章尤敏贍在西掖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將下直爲之立馬却坐食頃九制數千言已就遇事多所建明以好譏議爲執政所忌故知制誥積七年不遷卒年五十據此則公詩所稱高世才真不虛美矣

少食苦不足一官聊自謀爲生晚更拙懷禄尚遲留黽勉詎有補詩黽勉從事强顔包衆羞易否包羞位不當也謂我古人風

知君以相優公自注云來詩有因君古人風更欲投吾簪之句君實髙世才主恩正繆綢哥矣良此民華簪寧易投北山移文昔聞投簪逸海岸

寄鄂州張使君

昔人寧飲建業水共道不食武昌魚公來建業每自如亦復不厭武昌居孫權黃武八年童謡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就建業死不就武昌居武昌山川令可想緑水逶迤煙莽蒼白鷗晴飛隨兩槳岸薺茸茸映魚網投老留連陌上塵思君一語何由往

送元厚之待制知福州 名絳工於文詞爲流輩所推神宗遇絳甚厚其辛也詔其家集平生之文章上之絳在中書蕃夷書詔多出其手居外所至有威名然傷急暴。絳自鹽鐵副使出知福州擢天章閣待制始班侍從故詩云改新步

海隅山谷間人物最多處平旦息相吹 莊子生物以息相吹也 連城黕如霧閩王舊宮室 五代史王審知封閩王 丹漆美無度今爲大帥府千里來赴愬元侯文章翁更以吏能著戢戢中天閣鳴玉改新步銜詔出梨嶺方爲遠人慕 梨嶺閩之最高山 旌旗滿流水冠蓋東門駐四坐共咨嗟疑侯不當去張

仲稱孝友樊侯正求助詩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樊侯公自指也本傳稱絳謟事公父子云名城雖云樂行矣未宜遽厚之到閩有詩謝京師故人曰丹荔黃甘北苑茶勞君誘我向天涯爭如太液樓邉看池北池南總是花

傷杜醇

杜生四五十孝友稱鄉里隱約不外求詩意謂有道者无所假於外而樂耕桑有妻子漢楊惲答孫會宗書率妻子戮力耕桑藜杖牧雞豚筠筒釣魴鯉鮑明遠東武吟倚杖牧雞䐁𢈔豚𢈔同郭景純江賦筒灑連鋒罾罾比船注筒灑罾罾取魚器也歲時沽酒歸亦不乏甘旨天涯一㮎飯夙昔相逢喜談

辭足詩書篇詠又清泚都城問越客安否常在耳日月未渠央如何棄予死古風久凋零好學少為已悲哉四明山此事一作士今已矣公為鄞縣常有書請醇入縣學及在朝又數從越人問其安否公厚醇如此其退之所稱董召南之流乎讀公詩可想見其人

哭梅聖俞

歐公亦有哭聖俞詩同此韻○王文康初見聖俞文歎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近臣薦公經明行修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詠聖化

詩行於世先春秋國風變衰始柏舟文辭感激多所憂律呂尚可諧鳴球先王澤竭士已偷紛紛作者始可羞

其聲與節急以浮真人當天施再流篤生梅公應時求頌歌文武功業優經奇緯麗散九州衆皆少銳老則不公獨辛苦不能休惜無采者人名遒遒人宣令之官正義訓遒為聚聚人而令故以為名貴人憐公青兩眸阮籍傳籍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嵇康來乃見青眼吹噓可使高岑樓坐令隱約不見收岑樓山之銳嶺者貴人謂歐公輩徒能資之而不能薦也歐公歸田録云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猢猻入布袋矣刁氏對曰君於仕宦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以爲善對空能乞錢助饋餾疑此有物司諸幽爾雅饋餾稔也釋曰稔熟也孫炎曰蒸之

曰饋均之曰餾說文云饋一蒸米也餾飯氣流也大雅泂酌云可以餴饎其義同韓集南山詩或如火熺煙或若氣饎餾○公所以得為國子監直講者以近臣趙槩等薦然未足究其緼猶不薦也檀弓北面求諸幽此借用

棲棲孔孟葬魯鄒後始卓犖稱軻丘聖賢與命相楯矛勢欲强達誠無由詩人況又多窮愁李杜亦不爲公侯公窺窮阨以身投坎軻坐老當誰尤吁嗟豈即非善謀虎豹雖死皮終留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梁王彥章語飄然載喪下陰溝粉書幅軸懸無旒公嘉祐五年死於京師年五十九其孤增載其柩歸宣州○官小者於制無旒高堂萬里哀白頭東望使我商聲謳母仙遊縣太君東氏清河

縣太君張氏聖俞死張氏猶在。商聲屬秋而悲寗戚扣牛角而商歌謂作商聲也

遊章義寺章義寺本齊集善寺唐改今名又改為法雲院在蔣山寺西

九日章義寺倦遊因解鑣拂榻寄午夢起尋北山椒山椒山陵也岑蔚鳥絶迹悲鳴惟一蜩歡言與僧期於此共簞瓢斬松八九根窗壁具一朝伏檻何所見蒼蒼圍寂寥巖谷寒更靜水泉清不揺安得有車馬尚無漁與樵神茂真觀復道家云神住則氣住氣住則形住世人多若神氣散亂真觀何從而復公所謂真觀者即元神非識神也心明衆塵消陰嶺有佳客儻來不須招

餘祈澤寺 按建康志祈澤寺在府城東驛路之北去城二十五里宋少帝建

駕言東南還午餘投僧館山白梅蘂長林黃柳芽短笭箵沙際來 元結傳帶笭箵而盡船獨聱齖而揮車笭力丁切箵息拯切取魚籠也 畧彴桑間斷 武帝紀初榷酒酤注榷者步渉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畧彴是也彴音酌 春映一川明雪消千壑漫魚隨竹影浮鳥誤人聲散翫物豈能留干時吾自懶

答瑞新十遠 瑞新死心禪師○公集有書瑞新道人壁必此人也今附於此始瑞新道人治其衆於天童之景德予知鄞縣愛其材能數與之遊後新主此山之四年予自

淮南來視蘇州之積水卒事訪焉則新既死於京師聞其死者知與不知莫不愴焉而予與之又久以深宜其悲也夫新之材信竒矣然自放於世外而悼惜之如此彼公卿大夫操治民之勢而能以利澤加焉則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不亦宜乎皇祐五年六月十五日臨川王某謹題

遠水悠悠碧遠山天際蒼中有山水人寄我十遠章我時在髙樓徙倚觀八荒亦復有遠意千載不相忘

送文學士倅邛州

文同與可也上世自巴徙梓之永泰登皇祐元年髙第嘉祐四年任館職以親老請通判邛州誌稱與可資廉方居家不問資産所至尤恤民事有

不便如巳納之阱中必爲出之而後巳遲而
齊居一室書史圖畫羅列左右彈琴著文寒
暑不廢事親孝未嘗違去晨暮恬於遠宦以
便甘旨者十有餘年不趣時好不避權仇修
其在巳而不求其在人者安義與命盖超然
自得平居以言誨諸子而自踐之者其大旨
如此故凡與之游皆名節文行之士顯用於
今者而公獨不與焉命也夫司馬温公嘗遺
書曰與可襟韻瀟灑如晴雲秋月塵
埃不到光心服者非特辭翰而已

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

按文翁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
夷風文翁欲誘進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
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
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又修起學校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

爲除更徭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司馬唱成都嗣音得王揚犖犖漢守孫千秋起相望據與可誌銘范子功作云其先文翁廬江人為蜀守子孫因家焉

操筆賦上林脫身選爲郎司馬相如上林賦奏天子以爲郎

擁書天祿閣奇字校偏旁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

忽乘駟馬車牛酒過故鄉時平無諭檄相如既拜中郎將建節乘傳往略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相如為郎會唐

蒙發吏民千人轉漕萬餘人通夜郎僰中巴蜀大驚不恐於是遣相如責蒙因以檄諭告蜀民以非上意

訪碧雞祥水經越嶲有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倏忽民多見之漢遣王襃往祭欲致其雞馬道病卒襃碧雞頌曰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

問君行何為關隴正繁霜中和助宣布循吏綴前芳豈特爲親榮區區誇一方漢宣帝時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召王襃使作中和樂職宣布詩

送宋中道通判洺州中道參政綏之季子

漳水不灌鄴不知幾何時後世有史起乃能爲我爲魏史起引漳水溉鄴漳濁漳也按水經出上黨長子縣西又東出山過鄴縣西漢志曰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

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行田也以百頃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西門豹不知用於是以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

余嘗憐洺民舄鹵半不治舄鹵鹹地也○許氏說文鹵鹽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又貨殖傳太公封於營丘地舄鹵注鹹地也頗覺漳可引但爲談者嗤介甫既相遣程助治漳水一方大騷竟無成功高議不同俗功成人始思夫子到官日勿忘吾此詩

送張公儀宰安豐縣屬壽州

楚客來時雁爲伴歸期秖待春冰泮雁飛南北三兩回

回首湖山空夢亂秘書一官聊自慰安豐百里誰復歎
揚鞭去去及芳時壽酒千觴花爛漫

送陳諤

有司昔者患不公糊名謄書今故密論才相若子獨棄
外物有命眞難必鄉閭孝友莫如子我願卜鄰非一日
朱門奕奕行多慚歸矣無爲惡蓬蓽

孫長倩歸輝州

溪澗得雨潦奔逸不可航江湖收百川浩浩誰能量溪

凋之日短江海之日長願生畜道德江海以自方

送喬秀才歸髙郵

薄飯午不羮空爐夜無炭寥寥日避席烈烈風欺慢謂予勿惡此何爲向子歎長年客塵沙無婦助親爨寒暄慰白首我弟纔將冠邅迴歳又晚想見淮湖漫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换田園在戮力且欲歸鋤濯行矣子誠然光隂未宜翫負米力有餘能無讀書伴

雲山詩送正之

雲山參差碧相圍溪水詰曲帶城陴韓詩綿綿相糾結狀似環城陴又詰曲思曾繞溪窮壤斷至者誰予獨與子相諧熙韓祭李氏文出從於人既相諧嬉山城之西鼓吹悲水風蕭蕭不滿旗李義山聖女祠詩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子今去此來何時予有不可誰予規正之謂孫侔公之畏友誰予規之語足見公始未嘗不樂聞忠告也

王荆公詩注卷十三

王荆公詩注卷十四

宋 李壁 撰

古詩

和甫如京師微之置酒（王晳字微之時知江寧）

季子將北征，貂裘解亭臯（蘇秦黑貂之裘弊）。使君擁鳴騶，出餞載酒醪。作詩寵行色，坐客多賢豪。信知大夫才，能賦在登高。涉屺憂未已，强歌反哀號（詩：陟彼屺兮，瞻望母兮。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時

介父新免母喪餘哀未忘問言歸何時逮此冬風饕川塗良阻修篳輅慎所操黃屋初啟聖黃屋謂英廟即位初也萬靈歸一陶詢謀及疎賤拔取皆時髦往矣果有合可辭州縣勞漢梁竦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別孫莘老莘老名覺高郵人胡安定之高弟是王令一輩人與公素厚神宗欲革積

弊覺言弊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上謂左右曰孫覺頗知理據此詩之作必在公未變法之前○莘老嘗為宣州太平縣令疑此是合肥簿滿秩入都注令時○介甫後自羣牧出憲江東莘老時猶在太平公集有與莘老一書論朋友切磨及鹽秤子事亦可見二

公情分始未嘗不同後卒以論新法故異耳

逢原未熟我已與子相知自吾得逢原知子更不疑把手湖上舟望子欲歸時茫然乃分散獨背東南馳寥寥西城居邂逅與子期雞鳴入省門朱墨來紛披含意不自得强顔聊爾爲會合常在夜青燈照書詩往往並衾語至明不言疲忽忽捨我去使我當從誰送子不出門我身方羈縻我心得自如今與子相隨隨子至湖上逢原所嘗嬉想見荷葉盡北風卷寒漪已懐今日愁更念

昔日悲相逢亦何有但有鏡中絲

寄丁中允丁寶臣字元珍晉陵人以太子中允知剡縣令詩題故稱中允也元珍以文行稱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多元珍所成就云

人生九州間泛泛水中木漂浮隨風波邂逅得相觸始我與夫子得官同一州相逢皆偶然情義迺綢繆我於人事疎而子久已修磨礲以成我德大不可醻乖離今六年念子未嘗休豈不道相逢但得頃刻留歡喜不滿顔長年抱離憂古人有所思千里駕車牛嵆康傳東平呂安服康高

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如何咫尺間介甫爲鄞縣元珍在剡故云咫尺而不與子遊顧惜五斗米淵明事無辜自拘囚念彼磊落者心顏兩慙羞剡山碧榛榛剡水日夜流山行苦無巇水淺亦可舟使君子所善來擻自可求何時有來意待子南山頭歐公元珍墓表言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始治剡如此後治諸暨以才行召用久在館閣

示平甫弟

汴渠西受崑崙水崑崙水黃河也五月奔湍射蒿矢蒿矢猛矢也高

淮夜入忽倒流碕岸相看欲生觜司馬相如宜春宫賦臨曲江之隑州隑即碕字萬檣如山矻不動嗟我仲子行亦止自闌留連且一月每得問訊猶千里老工取河天上落老工水工也存中筆談自汴流堙澱水皆高出隄外伏礫邅沙卷無底土橋立馬望城東數日知有相逢喜牆隅返照媚槐穀穀楮也池面過雨蘇篁葦欣然把酒相與閒所願此時無一詭豈無他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付與天地語所造至是益高他人不足與及此故以語平父晦翁在史院酒半嘗爲余誦此二句意氣甚偉閉門爲謝載酒人外慕紛紛吾已矣載酒

揚雄事見前

憶蔣山送勝上人

蒼藤翠木江南山激激流水兩山間山高水深魚鳥樂車馬迹絶人長閒退之詩水聲激激風生衣雲埋樵聲隔葱蒨月弄釣影臨潺湲黄塵滿眼衣可濯夢寐惆悵何時還

相國寺啓同天道場行香院觀戲者

侏儒戲塲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自同所以無忻怨優人宣言人將官職只好作奉使借官看人之處世亦何異戲者哉只作侏儒看又何忻怨之有

馬上轉韻此詩疑不類介甫作

三月楊花迷眼白四月柳條空老碧年光如水儘東流風物看看又到秋人世百年能幾許何須戚戚長辛苦富貴功名自有時簞瓢捽茹亦山雌揚子修身篇山雌之肥其意得乎回之簞瓢纙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纙詩意言雖處隱約貧困而泰然自足

乙巳九月登冶城作冶城即謝安王羲之所登處見上注

欲望鍾山岑因知冶城路躋攀隱木杪稍記曾遊處紅

沉渚上日蒼起榛中霧即事有哀傷山川自如故

過劉貢甫 貢父名攽敞弟也同中進士科治平末趙槩薦攽可備文館中丞王絢御史蘇寀共排之既試入優等當除直館時攽爲屯田員外郎例不爲校勘而執政止擬校勘以人言故也○神宗手詔推求太祖諸孫屬近行高者爲王以奉太祖後攽時爲禮官曰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太祖傳天下於太宗猶商及王大統所在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更置後謂宜德昭德芳世世勿降爵從祀宗廟從之講官建言願得坐講下或以爲可從攽執常禮謂不當坐且云人主命之坐與人主不命而請之逆順分矣卒如攽言熙寧十年召爲國史編修官御史言攽昔在館擲帽爲戲不可任史職宰相爲辨之持其

奏不下攽亦辭換開封府判官元祐初召爲中書舍人卒年六十七初司馬光奏攽與劉恕同修資治通鑑至是書成而恕已亡攽請於朝爲官其一子歐陽公始在政府首薦攽辭學優贍履行清謹記問該博可以備朝廷詢訪曾鞏掌外制舉攽自代云竊以謂引拔衆材彌綸世務至於博學之士固宜用在朝廷況今聖學高明究極今古凡在左右備顧問之臣尤須多識前載然後能稱其職如攽所長實允茲選蘇軾乞留攽奏云按攽名聞一時身兼數器文章爾雅博學強記政事之美如古循吏流離困躓守道不回此自朝廷之所知不待臣區區誦說但以人才之難古今所病舊臣日以衰老新進長育未成如攽成材反在外服此有志之士所宜爲朝廷惜也張耒祭公文有云有間於子歸如得師直

貫穿水決矢飛一時書林衆俊並馳滿堂賢豪視子麈揮逸足奇毛不受絏羈擯守列郡吏畏民思又云誰與子仇敗子百方雖然今日竟何有亡

去年約子遊山陂公嘗和貢父詩云何時扁舟却顧我還欲與子遊山陂今者仍爲大梁客天旋日月不少留稱意人間寧易得天明徑欲相就語雪霰填城萬家白冬風吹鬣馬更驕一出何由問行迹能言奇字世已少終欲追攀豈辭劇劇言勞劇之劇枕中鴻寶舊所傳劉向傳上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飲我寧辭酒或索索盡也吾願與

子同醉醒顔狀雖殊心不隅故知今有可憐人回首紛紛斗筲窄左傳子産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然今反用謂貌異心同也可憐人指貢父

估玉

潼關西上古藍田太平寰宇志藍田縣屬雍州○周禮職方氏曰玉之美者曰珠其次曰藍蓋以縣出美玉故名藍田又有藍田山有氣鬱鬱高拄天雄虹雌霓相結纏晝夜不散非雲煙春秋元命苞雄曰虹雌曰霓○至寶所在其上必有光氣新垣平言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秦人挾斤上其巔視氣所出深鑱鐫得物盈尺方且堅以斤試叩聲泠然持歸市上求百

錢人皆疑嗟莫愛怜大梁老估鬧不眠操金喜取走蹁躚深藏牢包三十年光怪隣里驚相傳欲獻天子無由緣朝廷昨日鐘鼓縣呼工琢圭寘神筵按國史皇祐二年四月禮院言季秋饗昊天上帝及五方帝於明堂當用四圭有邸青圭赤璋白琥黝璜黃琮各一并薦饗景靈宮用四圭有邸一凡七玉檢會慶歷七年郊制昊天上帝玉用蒼璧及詳開寶通禮明堂祀昊天上帝玉用四圭有邸令請如通禮望下三司令所屬會少府擇嘉玉預行修製詔禮官詳定禮神玉及燔玉制度以聞禮院又言若用景表尺即與黍尺差近恐真玉難得大者請以本院先定依聶宗義所說指尺爲度製造從之公此詩當是作於皇祐初緣詩有神筵之語爲明堂設也玉材細瑣不中權貫孫抱物詔使

前紅羅複疊帕紫氈發視紺碧光屬聯詔問與價當幾千衆工讓口無敢先嗟我豈識尨與全考工記玉人之事天子用全上公用龍鄭司農注云全純色也龍當作尨尨雜色也

信都公家白兔時歐陽公已位侍從爵信都縣開國男

水晶爲宮玉爲田常娥縞衣洗朱鉛宮中老兔非日浴天使潔白宜嬋娟典畧白兔者明月之精。莊子鵠不日浴而白。抱朴子曰兔壽千五百歲其兔白嬋娟謂嫦娥也揚鬚弭足桂樹間桂花如霜亂後前赤鴉相望窺不得空疑兩瞳射日丹東西跳梁自長久天畢

横施亦何有詩大東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注畢所以掩兔也何嘗見其可用乎憑光下視置罔繁衣褐紛紛謾回首去年驚墮滁山雲出入墟莽猶無羣奇毛難藏果亦得千里今以窮歸君空衢險幽不可返食君庭除嗟亦窘今予得為此兔謀豐草長林且遊行金樓子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為狐計者不若走於平澤詩稱得為此兔謀必本諸此○據歐公白兔後卒逸去疑公不欲違物性而縱之託言失之耳公有思白兔雜言答梅公儀憶鶴之作今附於此君家白鶴白雪毛我家白兔白玉毫誰將贈兩翁謂此二物皎潔勝瓊瑤已憐野性易馴擾復愛仙格何孤高玉兔四蹄不解舞不如雙鶴能清唳低垂兩翅趁節拍婆娑弄影誇嬌嬈兩翁念此二物者久不見

之心甚勞京師少年殊好尚意氣横出爭雄豪清樽美酒不輙飲千金爭買紅顔韶莫令少年聞我語笑我乖僻遭譏嘲或被偷閑兩家寵縱此二物令逍遥兎奔滄海却入明月窟鶴飛玉山千仞直上青松巢索然兩衰翁何以慰无憀纖腰緑鬢既非老者事玉山滄海一去何由招

車螯二首　沈存中云車螯即魁蛤也○紹聖三年始詔福唐與明州歳貢車螯肉柱五十斤俗謂之紅蜜丁東坡所稱江瑶柱是也○車螯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氣爲樓臺海中春夏間依約島淑常有此氣

車螯肉甚美由美得烹燔殻以無味弃弃之能久存予嘗怜其肉柔弱甘咀吞又嘗怪其殻有功不見論醉客

快一噉散投牆壁根寧能為收拾持用謁醫門本草云殻能治瘡癤腫毒

其二

車螯肉之弱恃殻保厥身自非身有求不敢微啟唇尚恐獨者得莊子公閱休冬則獨鼈於江泥沙常埋湮往往湯火間身盡殻空存維海錯萬物口牙工咀吞爾無如彼何可畏寧獨人言海之百怪亦善吞噬不獨人能捕爾也無為久自苦含匿不暴陳豁然縱所如游蕩四海濆言畏禍太甚徒自苦耳不如蕩然肆志未必逢患也此言

蓋有所託清波濯其汙白日曬其昏死生或有在豈遽得烹燔詩意似有所譏

與平甫同賦槐

冰雪泊楚岸萬株同飄零春風都城居初見葉青青歲行如車輪蔭翳忽滿庭秋子今在眼何時動江舲言槐已實而未能歸。此詩八句而該四時全不促廹而優游有餘其妙如此

甘棠梨

甘棠詩所歌自足誇衆果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注甘棠杜也又小雅有杕之杜有睆

其實則實者棃是也又山海經崑崙有木焉其狀如棠而黃葉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棃食之令人不溺亦甘棠棃之類愛其凌秋霜萬玉懸磊砢園夫盛採摘市賈爭包裹車輸動盈箱舟載輒連柁朝分不知數暮在知幾顆但使甘有餘何傷小而橢（圓而長曰橢爾雅蟦小而橢注謂狹而長也）主人捐千金飣餖留四坐柑椑與橙栗在口亦云可都城紛華地內熱易生火間客當此時蠲煩孰如我

獨山梅花（獨山在宣州溧水縣距建康驛耳又有獨水）

獨山梅花何所似半開半謝荊棘中美人零落依草木

志士憔悴守蒿蓬亭亭孤艷帶寒日漠漠遠香隨野風移栽不得根欲老回首上林顔色空空者如空羣之空言上林花皆不足進

同昌叔賦雁奴雁宿於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雁奴圍而警察南人有採捕者俟其天色陰暗或無月時於瓦罐中藏燭持棒者數人屏氣潛行將欲及之則略舉燭便藏之雁奴驚叫大者亦驚頃之復定又如前舉燭雁奴又驚如是數四大者怒啄雁奴秉燭者徐徐逼之更舉燭則雁奴懼啄不復動矣乃高舉其燭持棒者齊入羣中亂擊之所獲甚多昔有淮南人張凝評事話之此人親曽採捕出玉堂閒話

蔡寛夫詩話云雁有小而善鳴者謂之雁奴每羣宿輒往來巡視不瞑葢亦物之能愛其類者江湖間捕雁必先以計殺雁奴然後羣雁可得宋景文公嘗著其說云

鴻雁無定棲隨陽以南北嗟哉此為奴至性能懨惻人將伺其殆奴輒告之亟舉羣寤而飛機巧無所得夜或以火取奴鳴火因匿頻驚莫我捕顧謂奴不直嗷嗷身百憂泯泯衆一息相随入矰繳豈不聽者惑偷安與受紿自古有亡國君看雁奴禍福甚明白此猶忠臣為國家計䌌昏

警惰衆既不喜又共嫉之。詩哀鳴嗷嗷此言雁奴身懷百憂而衆雁安眠也。相随言既不用事敗相随俱

死如吳張悌唐王彦章類是也

老樹

去年北風吹瓦裂牆頭老樹凍欲折蒼葉蔽屋忽扶踈野禽從此相與居禽鳴無時不可數雌雄各自應律吕我牀撥書當午眠能驚我眠聒我語古詩鳥鳴山更幽我念不若鳴聲收但憂此物一朝去狂風還來欺老樹

此詩託意甚深當是更張後作。屋一作屜。梁王籍僧祐之子也嘗游若邪溪賦詩其畧曰蟬噪林逾静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為文外獨絶公詩又有云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

賦棗得燭字

種桃昔所傳種棗予所欲在實為美果論材又良木餘甘入隣家尚得饞婦逐王吉傳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況余秋盤中快噉取饜足風包墮朱繒日顆皺紅玉贄享古已然豳詩自宜錄左氏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詩豳風八月剝棗緬懷青齊間萬樹蔭平陸誰云食之昏匿知乃成俗范蔚宗香譜棗膏昏鈍賡庭觴聖壽以此參肴蔌願此赤心投皇明儻予燭梁蕭琛嘗侍宴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乃取栗擲上中面中丞在席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

得如此豈有說也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報之以戰栗

飛雁奉使時作

飛雁冥冥時下泊稻梁雖少江湖樂人生何必慕輕肥辛苦將身到沙漠漢時蘇武與張騫萬里生還但偶然丈夫許國當如此男子辭親亦可憐沙漠中賦飛雁不怨自非怨又難為語言至淺淺許有反覆无窮之味

欽定四庫全書

王荆公詩注卷十五

宋 李壁 撰

古詩

寓言十五首

不得君子居而與小人游疵瑕不相摩況乃禍釁稠高

語不敢出鄙辭强顔酬始云避世患自覺日已偷如傳

一齊人以萬楚人咻云復學齊言定復不可求仁義多

在野欲從苦淹留不悲道難行所悲累身修

其二

周公歌七月耕稼乃王術宣王追祖宗考牧與宮室小雅無羊宣王考牧也注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斯干宣王考室也注謂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甘棠能聽訟召伯聖人匹後生論常高於世復何實詩言此三者世以為迂緩不切而不知致治必出於此且傷後生忽近務遠好高論而卒无其實所以民被其害

其三

婚喪孰不供貸錢免爾縈耕收孰不給傾粟助之生物贏我收之物窘出使營後世不務此區區挫兼并余嘗見楊龜山誌譚勳墓云公雅不喜王氏或問其故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世之爲奸者借其一說可以自解伏節死誼之士始鮮矣始余以勳言爲過今觀此詩不能無疑○周禮泉府凡賒者祭祀无過旬日喪紀不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荆公此句乃後日青苗張本也平昔所論如此一旦得位自宜舉而措之當時獨公是先生劉貢父素與公善一書爭之最爲切至○周禮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賒注云同共也謂民貨不售則爲斂而買之民無貨則賒貰而予之孰有婚喪而不能贍者官當貸之孰有耕㯖而不能贍者官當助之此公所以爲新法○公詩嘗云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而此詩乃復以挫兼并為非

其四

父母子所養子肥父母充欲富權其子惜哉術之窮揚子爲人父而權其子縱利如子何霸者擅一方窘彼足自豐四海皆吾家奈何不知農霸謂各私其國如齊用管仲之類○管仲但設輕重魚鹽之利苟一時爾務農重穀乃王政也賈誼云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

其五

詵詵古之士出必見禮樂羣游與衆飲仁義得揚摧心疲歌舞荒耳聒米鹽濁所以後世賢絶俗乃爲學古所謂禮

樂者莫非形見於歌舞之際仁義亦不出乎日用飲食之間後世岐而爲二荒於歌舞而不識禮樂貼於米鹽而烏知仁義其號爲賢者必絕俗而後爲學豈知道無精粗之間哉

其六

小夫謹利害不講義與仁讀書疑夷齊古豈有此人其才一莛芒所欲勢萬鈞求多卒自困餘禍及生民夷齊不食周粟謂其以臣而伐君此所謂求仁也俗薄乃妄意古無此事○莛芒公一再用之

其七

瞢瞢俗所共察察與世違違世有百善一疵惡皆歸就

求無所得猶以好名譏彼哉負且乘能使正日微　違世特立之士爲俗所惡苟有一青併百善而掩之矣。賢者無可指之過小人多以好名疵之

其八

始就詩賦科雕鐫久才成一朝復弃之刀筆事刑名中材敝末學斯道苦難名忽貴不自期何施就升平　史記申子之學本於黄老而主刑名韓非者喜刑名法術之學。言士之學既陋一日爲公卿探其中無有也何術而能致升平哉以其本非在上之物故也　忽貴不自期如唐鄭五朱朴之類

其九

貞觀業萬世經營豈非艱其子一摇之宗廟靈幾殫開元始聰明一青奔岷山功高後毁易德薄人存難高宗不君武后專國後改唐爲周故言宗社之威靈幾盡。明皇始勵精致治晚荒惑播遷於蜀。如周家八百以德不以功以功則易隳上德薄則不能庇民易以致亂故云人存難

其十

明者好自蔽況乃知我匹每行悔其然所見定萬一不求攻爾短欲議世之失耘而舍其田辛苦亦何實謂不自知而欲知它人

其十一

言失於須臾百世不可除行失几席間惡名滿八區百年養不足一日毁有餘諒彼恥不仁戒哉惟厥初劉璋傳桓公一矜其功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内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此即詩百年一日之意也

其十二

鐘鼓非樂本本末猶相因仁聲入人深孟子言之醇如何貞觀君從古同隋陳風俗不粹美惜哉世無臣陽貨篇樂

云樂云鐘鼔云乎哉詩意言移風易俗之本猶託器以傳。孟子仁聲入人深也。禮樂志既欲從古又同隋陳言房魏之徒不足以興禮樂

其十三

好樂世所共欲禁安能捨孰能開其淫要在習以雅歐人必如已墨子見何寡惜哉後世音至美不如野

其十四

遊鯨䲔海濁出戲清江湄風濤助䶑騰網罟不敢窺失身洲渚閒螻蟻乘其機物大苦易窮一窮無所歸李白枯魚

過河泣詩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濤勢濤落歸泥沙翻遭螻蟻噬公詩意同此斷章尤佳

其十五

猛虎卧草間羣烏從噪之萬物忌强梁寧獨以其私虎終機械得烏亦彈丸隨山雞不忤物嘿與鳳凰期物情共惡不必緣私憾而始然也。烏噪虎者惡其强梁也然烏猶有不平之心若山雞之嘿則超然與物無忤矣

舟中讀書

冉冉木葉下蕭蕭山水秋浮雲帶田野落日抱汀洲歸卧無與語出門何所求未能忘感慨聊以古人謀

讀進士試卷

文章始隋唐進取歸一律安知鴻都事竟用程人物漢靈帝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注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其中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召能爲尺牘詞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至於千人焉言鴻都漢末之亂制始以詞賦等取人而隋唐因之不革如進士書判等科是也

變今嗟未能於已空自咄流波亦已漫髙論常見屈

故今俶儻士往往棄堙鬱臯陶敘九德固有知人術聖

世欲爾爲徐觀異人出咄歎也詩意言既未能變俗自爾不免由科舉而進

自訟

孔子見南子子路爲不怡欲從公山氏勃鬱見色辭道如天之蒼萬物不能緇弟子尚不信況余乏才資明知古人仁語默各有時茍出不自慎果爲聽者疑白圭尚可磨駟馬猶能追一言成不知雖悔欲何爲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借此以明子路之不知聖人

彼狂

上古杳默無人聲日月不忒山川平人與鳥獸相隨行祖孫一死十百生萬物不給乃相兵言爭起於生育漸衆而不給伏

犧畫法作後程漁蟲獵獸寛羣爭勢不得已當經營非以示世爲聰明方分類别物有名夸賢尚功列恥榮蠱僞日巧雕元精至言一出衆輒驚上智閉匿不敢成夸賢三語似莊老然詩末又罪諸子之著書者所稱至言何所指乎因時就俗救刖黥惜哉彼狂以文鳴强取色樂要聾盲詩意言不能反刓以朴斵僞以真惟隨時救之而已刖黥屢見别注。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震蕩沉濁終無清恢詭徒亂聖人泯豈若泯默死蠶耕恢詭謂異端皆有絶人之才能持其説以惑人心曾不若泯然與衆出作入息而死於蠶耕之爲愈也

寄題郢州白雪樓

折楊黄華笑者多陽春白雪和者少知音四海無幾人況乃區區郢中小莊子聞折楊黄華則嗑然而笑之楚詞黄作皇○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是其曲彌高而和彌寡也千載相傳始欲慕一時獨唱誰能曉古心以此分冥冥俚耳至今徒擾擾朱樓碧瓦何年有榱桷連空欲驚矯郢人爛漫醉浮雲郢女參差躡飛鳥丘墟餘響難再得欄檻兹名復誰表我來欲歌聲更吞石城寒江暮

空繞郢邊漢江上即石城也莫愁所生處

聖俞為狄梁公孫作詩要予同作

虎豹不食子鴟梟不乘雄人惡甚鳥獸吾能與成功傳燈錄云惡虎不食子○莊子天運篇虎狼仁也曰何謂也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上句指中宗下句指高宗兩句皆指武后言殺子乘夫也

其愛有以計留去有勢不容計留恐指相王去謂廬陵王

吾謀適合意幾亦齒奸鋒梁公曾被來俊臣羅織下獄幾死後置帛書於諸衣中傳至其家其子光遠上變則天召見得免死武承嗣霍獻可皆請誅之后不從貶彭澤令又后嘗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仁傑曰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常饗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迎中宗於房

州時恩淪九泉褒取異代忠堂堂社稷臣近世孰如公空使苗裔孫稱揚得詩翁謂聖俞一讀亦使我慨然想餘風

蒙亭取易蒙卦義

隱者安所逢在物無不足山林與城市語道歸一轂安作委。體道者喧靜兩遺何必偏於隱哉蓋遠迹林藪者恐見紛華而動耳孰知至人遺物耳目不能爲之累。老子三十輻共一轂詩人論巨細此指尚局束頗知區區者自屏忍所欲孰識古之人超然遺耳目豈於喧與靜趣舍

有偏獨命亭今何爲似乃畏驚俗至意不標揭閤名聊
自屬夏風簷楹寒冬雪窗户燠春樊亂梅柳樊藩也秋徑
深松菊壺觴日笑傲裙屐相追逐此樂已難言持琴作
新曲後魏邢巒謂梁蕭深藻是裙屐少年

和王樂道烘蝨

秋暑汗流如炙輠史記荀卿傳炙轂過髡劉向別録云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輠也敝衣濕蒸塵垢涴施施衆蝨當
此時澤肉甘於虎狼餓咀嚙侵膚未云已爬搔次骨終

無那柳文每一爬搔塵垢滿爪嵇叔夜與山巨源書性復多蝨爬搔無已○杜周傳內深次骨李奇注曰其用法深刻至骨也時時對客輒自捫王猛捫蝨而談世事十百所除纔幾箇皮毛得氣強復活爪甲流丹真暫破未能湯沐取一空淮南子云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且以火攻令少挫虞翻爲蚤蝨所咋悉以赴火周顗傳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踞爐熾炭已不暇對竈張衣誠未過飄零乍若蛾赴燈驚擾端如蟻旋磨欲毆百惡死焦灼肯貸一凶生棄播已觀細黠無所容未放老奸終不墮然臍郿塢恚溢世董卓築塢於郿號曰萬歲塢卓既誅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

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焚寶鹿臺身易貨史記殷紀紂兵敗紂走入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冢中燎入化秦屍劉向封事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照火求羊遺火焚其藏槨池上焮隨遷莽坐昭公十八年子產使司馬司寇行火所焮注焮炙也○漢兵攻莽火及掖庭承明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天文郎按栻於前莽旋席隨斗柄而坐又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栻占時日之書彼皆勢極就煙埃況汝命輕佯涕唾逃藏敗絮尚欲索阮籍傳獨不見羣蝨之處褌中乎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埋沒死灰誰復課熏心得禍爾莫悔爛額收功吾可賀爛額見瀆州注猶殘衆

蟣蝨未除自計寧能久安卧 抱朴子蚤蝨羣攻卧不獲安

和農具詩十五首

田廬

田父結田廬聊容一身息呼兒取茅竹不借鄉人力起行廬旁朝歸卧廬下夕悠悠各有願勿笑田廬窄 即今覗榖寮也僅可容身而宿轉移無常所。小雅信南山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也。梅宛陵集亦有農具詩十五首蠶具詩十五首題與公所賦同但韻不同耳梅云和孫端叟意必同時作

颺扇

精良止如留疏惡去如擯如擯非爾憎如留豈吾否無心以擇物誰喜亦誰慍翁乎勤簸颺可使糠粃盡此如朝廷之賞罰黜陟因其功罪賢否而施之初非出於好惡喜慍之私耳。孫綽嘗與習鑿齒同行綽在前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

樓種

富家種論石貧家種論斗富貧同一時傾瀉應心手行看萬壟空坐使千箱有利物博如此何慙在牛後

樵斧

百金聚一冶所賦以所遭此豈異鏌鋣奈何獨當樵朝出在人手暮歸在人腰用捨各有時此心兩無邀

耒耜

耒耜見於易聖人取風雷不有仁智兼利端誰與開神農后稷死般爾相尋來山林盡百巧揉斲無良材詩意言農稷致天下之大利若般爾則異此矣幾於導淫侈之原也。易繫辭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象曰風雷益

錢鎛

錢子踐切銚古田器也鎛鎒耘田也

於易見耒耜於詩聞錢鎛百工聖人爲此最功不薄欲收禾黍善先去蒿萊惡頽因觀器悟更使臣工作考工記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

耰鋤

鍛金以爲曲揉木以爲直直曲相後先心手始兩得莊子天道篇輪扁曰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秦人望屋食以此當金革君勿易耰鉏耰鉏勝鋒鏑漢吾丘壽王傳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過秦論曰陳涉以戍卒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言陳勝起時但持此攻

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注鍉與鏑同即箭鏃二注皆過秦論

襏襫蓑薜也

采采霜露下披披煙雨中茅蒲以爲友短褐相與同勿姤市門人綺紈被奴僮當慙邊城戍擐甲但春冬齊語時雨既至挾槍刈耨鎛以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田野茅蒲簦笠也。史記刺綉紋不如倚市門。左傳文公躬擐甲冑

臺笠

耕有春雨濡耘有秋陽暴二物應時須九州同我服孰

爲生少慕得此自云足君思周伯陽所願豈華轂詩彼都人士臺笠緇撮鄭氏曰臺夫須也以臺皮爲笠陸璣草木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以爲蓑笠孔氏曰笠可禦雨因可以禦暑。史記老子字伯陽本傳云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又索隱謂蓬累笠也

耕牛

朝耕草茫茫暮耕水潏潏朝耕及露下暮耕連月出身無一毛利主有千箱實皖彼天上星空名豈余匹司馬相如上林賦潏潏淈淈潏音決。詩小雅大東皖彼牽牛不以服箱

水車

取車當要津膏潤及遠野與天常斡旋如雨自淙瀉置天文志天

心亦何有在物偶相假此理乃可言安得圖機者

體左旋圖機謂車形圓也○漢陰老人抱甕而灌子貢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桔槔老人曰聞有機事必有機心吾非不知羞不爲也公詩意取子貢而與老人異文中子曰安得圖機之士與之共論九流哉

田漏

東坡遠景樓記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觀此詩則田之有漏江西蜀中皆然

占星昏曉中寒暑已不疑田家更置漏寸晷亦欲知占星昏曉中事見月令汗與水俱滴身隨陰屢移誰當哀此勞往往奪其時唐李紳詩芸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耘鼓

逢逢戲場聲壤壤戰時伍日落未云休田家亦良苦問兒今隴上聽此何莽鹵昨日應官縣州前看歌舞莊子曰予昔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實亦鹵莽而報予。東坡詩羸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蓋病新法之擾也今觀公應官縣之語豈知後人乃亦以此譏公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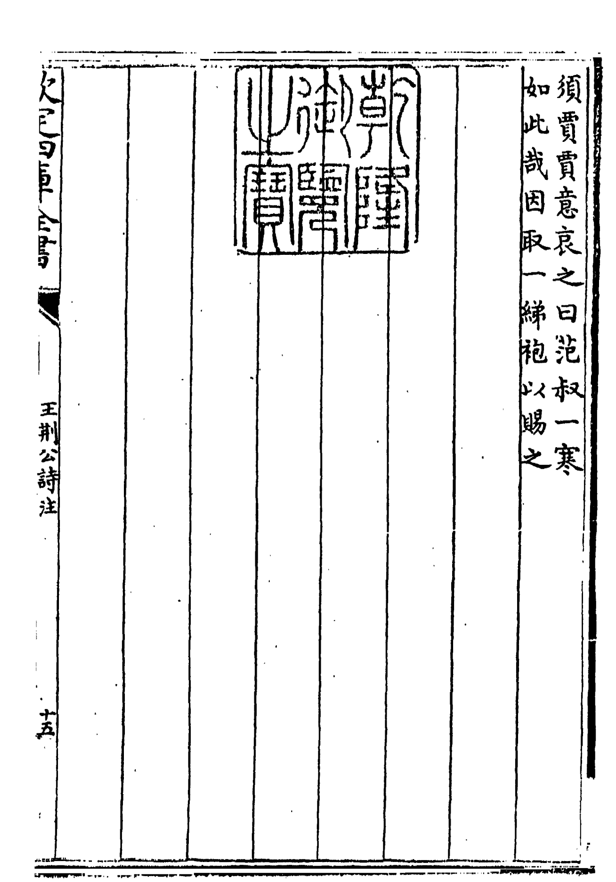
牧笛

綠草無端倪牛羊在平地莊子不知端倪芊綿杳靄間落日一橫吹橫吹軍中之樂此特指笛耳超遥送逸響誕漫寫真意豈比賣餳人吹簫販童稚詩簫管備舉注簫編小竹管今賣餳者所吹

牛衣

百獸冬自暖獨牛非毹毛無衣與卒歲坐恐得空牢主人覆護恩豈啻一綈袍問爾何以報離離滿東皐牛衣詳見律舒王章注。莊子達生篇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坐恐得空牢慮牛寒而仆也。范雎傳雎微行弊衣以見

須賈賈意哀之曰范叔一寒
如此哉因取一綈袍以賜之



王荊公詩注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荆公詩注卷十六至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臣羅修源

謄録監生臣謝惇

王荆公詩注卷十六

宋 李壁 撰

古詩

次韻酬微之贈池紙并詩

微之出守秋浦時椎冰看擣萬穀皮晉書贊謂蕭子雲書窮萬穀之皮

火煙手咤今様莊子不龜手之藥魚網肯數荆州池盛弘之荆州記

曰耒陽縣蔡倫宅其中具存傍有池名蔡子池倫漢順帝時人始以魚網造紙縣人今猶多能作紙蓋倫之遺

業霜紈奪色價不售虹玉喪氣山無輝方船穩載獻天子酈食其傳方船而下師古曰方併也善價徐取供吾私十年零落尚百一持以贈我隨清詩君寧久寄金穀地方執賜筆磨坳螭唐志天子御正殿二史分左右立有命則俯陛以聽退而書之若仗在内閣則分立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當留此物朝上國日侍帝側書新儀不然名山副史本褒拔元凱誅窮奇司馬遷傳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左氏八元八凱窮奇檮杌咨予文章非世用畫鏤空鬬靡冰脂楊次公鹽鐵論内無其質而外學其文若鏤冰畫脂費日損功揮毫才足記姓字項羽傳籍少時學書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足

記姓名而已不足學竊學又恥從師宜衛恒傳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每書輒削而焚其柎遂以書名此言竊學謂鵠也又晉書右軍贊師宜懸帳之竒罕有遺迹又按師宜官南陽人時天下工書者皆聚於鴻都門至數百人稱宜官爲首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令詩止稱師宜去官字蓋祖晉帖也怨忽點汙亦何忍嘉貺但覺難爲辭篇終有意責趙璧窮國恐誤連城歸秦以虛詞欲取趙璧實無予城意故云恐誤史記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藺相如奉璧奏秦秦王無意償城相如乃使其從者衣褐懷璧從間道亡歸璧於趙傾囊倒篋聊一報安敢坐以秦爲雌孟嘗君傳馮驩謂秦王曰天下之士入秦者莫不欲强秦而弱齊入齊者莫不欲强齊而弱秦

此雌雄之國也勢不兩立秦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

酬沖卿月晦夜有感

夜雲不見天況乃星與月蕭蕭暗塵定坎坎寒更發樓歌客尚飲酩酊不畏雪巷哭復有人南州人聞羊祜喪罷市哭聲相接隣風送幽咽紛然各所遇悲喜孰優劣君方感莊周浩蕩擺羈絏歸來亦置酒玉指調絃撥獨我坐無為青燈對明滅絃撥二物也鵾絃鐵撥琵琶以鵾雞筋為絃鐵為撥

送子思兄參惠州軍

沄沄曲江水天借九秋色樓臺飛半空秀色盤韶石韶石見別注載酒塡里閭吹花換朝夕笙簫震河漢錦繡爛冠幘地靈瘴癘絕人物傾南極馬援鑄銅柱以標南極之處先朝有名臣介甫父楚公嘗爲韶州此言名臣謂楚公卧理訟隨息稍稍延諸生談笑顧賓客子來適妙年謁入交履舄寂寥九齡後此獨望一國曲江公韶州人言子思可繼之虞翻禮丁覽虞翻傳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韓愈侯趙德韓趙見別注孤岸鎮頹波俗流未易識我方文祿中趙世家小兒被曰文祿旋逐旌旗

蹟去思今豈忘耳目熟遺跡吏舍殷勤言俛仰閧乖隔當時府中兒侵尋鬢邊白下帷雖著書不救寒餓迫董仲舒下帷講道謂宜門闌士官路久烜赫奈何猶差池更捧丞掾檄捧檄見涓涓乳下子注驥摧千里蹄鵬墮九霄翮人生無巧愚天運有通塞試觀馳騁人意氣宇宙窄榮華去路塵謗辱與山積優游祿仕間較計誰得失送君強成歌陟岵翻感激韓詩歎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公詩類此

送董伯懿歸吉州

我來以𠷔歸君至以謫徙蒼黄憂患中邂逅遇於此去年服初除聽赦相助喜看君數歸月但屈兩三指嘉祐八年八月公丁母憂時爲知制誥觀詩意董由遷謫來金陵嘗從公游此詩送其歸鄉蓋赦後一年乃得歸茫然冬更秋一笑非願始籃輿楊柳下明月芙蕖水僮飢屢窺門客罷方隠几是非評衆詩成敗斷前史時時對奕石漫浪爭生死送迎皆幅巾設食但陳米亦曽戲篇章揮翰疾蒿矢莊子在宥篇焉知桀跖之不爲嚆矢也注嚆矢之猛者崔本作蒿君豪才有餘我老懲先止東城景陽陌南望長干紫景陽宫在臺城内〇

長干是秣陵縣東里巷名江東謂山隴之間曰干金陵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民庶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名欲斸三畝蔬於焉寄殘菡經過許後日唱和猶在耳新恩忽搭我欣悵生彼巳江湖北風帆掠艳即千里相逢知何時莫惜縑與紙

八月十九日試院夢沖卿

空庭得秋長漫漫寒露入幕愁衣單喧喧人語已成市白日未到扶桑間十洲記云扶桑地方萬里多生林木其葉如桑長者數千丈兩兩同根偶生故名扶桑永懷所好却成夢玉色髣髴開心顔逆知後應

不復隔談笑明月相與閒

平甫歸飲在館中時作

無田士相弔亦以廢燕樂我官雖在朝得飲乃不數詩書向墻戶賓至無杯杓空取上古言疇之等糟粕有如揚子雲歲晚天祿閣但無載酒人識字真未博公自言識字不多載醪而問者少此近於戲也然識字亦豈易哉漢之諸儒比肩立而揚子雲獨以識字稱韓公以道德文學伏一世而自謂凡為文辭宜畧識字推此可知其非易也介甫登科為淮揚簽判時韓魏公作鎮喜介甫文學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每引古義爭事公一裁以法律往往不從介甫官滿既去有人獻公書書中多用古字公

不能識持示羣寮亦不識公曰王廷評在必能識此人多識難字介甫聞之怒以為輕已疑此句有激而云也又晁景迂晚年嘗語人云日課識十五字景迂博學多識未見其比晚年衰病尚勤如此可以為法也　叔

兮歸自東一笑堂上酌緒餘不及客兒女聊相酢高談非世歡自慰亦不惡寄言繁華子此趣由來谷　鄭谷詩一年流淚同萬里相思各

答陳正叔

天馬志萬里駕鹽不如閑壯士困局束不如棄之完　前漢禮樂志渥洼馬歌太乙況天馬下志俶儻精權奇體容與迣萬里又戰國策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

轅不能上伯樂下車哭之者也。退之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完用之不盡不如不用

利行有阨轍勢涉無恬瀾明明千年蓋促促一日歡陸士衡豫章行促促薄暮景注促促短貌孰肯避此世引身取平寬超然子有意爲我歌考槃予方慕孔氏委吏久盤桓得失未云殊聊各趨所安

過食新城藕

他年過食新城藕枕藉船中載親友劉伶酒德頌枕麴藉糟今年却到經行處獨坐昏煙對舞柳甘酸向口無所適牢落

盤飧與樽酒氷房玉節謾自好穆天子傳西王母獻素蓮一房欲御還
休涕垂手曾參宦學居常近家語曾參齊嘗聘欲與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在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也陽城離別初不久陽城為國子祭酒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輩不歸者斥之公蓋以此教人詩所引恐此事人間此願兩未能西風落日空回首

明州錢君倚衆樂亭君倚名公輔仁宗時自三司戶部判官出知明州有善政自明召入為修注公嘗舉以自代
使君幕府開東部名高海曲人知慕檥船談笑政即成

洗滌山川作佳趣平泉浩蕩銀河注想見明星弄機杼載沙築成天上路唐世拜相禮絶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禁城至其第名沙隄投虹爲橋取孤嶼掃除荆棘水中央碧瓦朱甍隨指顧春風滿城金版舫來看置酒新亭上百女吹笙綵鳳悲一夫伐鼓靈鼉壯安期羨門相與遊方丈蓬萊不更求酒酣忽跨鯨魚去陳迹空令此地留列仙傳安期生琅琊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漢郊祀志李少君言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不合則隱後欒大亦言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羨門碣石山上仙人名子高也

愛日 使北時作○揚子孝子愛日

雁生陰沙春冬息陽海溟冥取南北豈以食爲累洛予愁病軀鄙朴人所戲無才治時難量力當自棄豈知塞上霜飄然亦何事高堂已白髮愛日負明義怨風吹平原怨風當作悲風秣馬聊一愒含懷孰與語仰屋思嘆喟孟母知身從萊妻恥人制一肉儻易謀萬鍾非得計孟母事見列女傳萊妻事詳見別注○顏曾之養何必萬鍾

答裴煜道中見寄 煜慶歷六年省元係賈黯榜

君遊苦數歸苦晚一驛險有千里遠知君陟降旦暮間馬力不勁厭長坂雨脚墜地花枝低風頭入溪蒲葉偃此處登臨不奈愁瓊樹森森遮疊巘

餘寒

餘寒駕春風入我征衣裳捫鬚得凍蔌面尚疑創士耳恐猶墮馬毛欲吹僵漢書上聞韓王信降匈奴上將擊之連城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十二三。傅玄詩嚴風截人耳素雪隨地凝。西京雜記漢元封二年大雪深一丈野中鳥獸皆死牛馬踡縮如蝟牢持有失箸疾飲無留湯先主方食不覺失匕著言方寒

手凍至不能執捉曈曈扶桑日出有萬里光可憐當此時不濕地上霜言日薄不能使霜消詩雨雪瀌瀌見晛曰消冥冥鴻雁飛前望去成行誰言有百鳥此鳥知陰陽豈時有必至前識聖所臧前識謂先見把酒謝高翰我知思故鄉

憶鄞縣東吳太白山水亦名孤城

孤城回首一作望詎幾何憶得好處長經過最思東山春樹靄更憶南湖秋水波三年飄忽一作百年顛倒如夢寐萬事感激一作乖隔徒悲歌應須飲酒不復道今夜江頭明月多

韓詩一年月明今宵多又有酒不飲爭奈明何

和微之藥名勸酒此湊藥名爲詩陳亞嘗有藥名詩云風月前湖近軒窗半夏涼棊爲臘寒呵子下衣嫌春瘦縮紗裁世傳以爲起於亞非也自梁以來如簡文帝元帝皆有藥名詩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百首至唐張籍爲離合詩有云江皐歲暮相逢地黄葉生前半下枝子夜吟詩問松桂心中萬事喜君知以此觀之則藥名詩初不始於亞矣

赤車使者錦帳郎從容珂馬留閒坊赤車使者從容見既别羊王二君注〇珂大如鰒皮黄黑而骨白以爲馬飾生南海紫芝眉宇傾一坐笑語但聞雞

舌香紫芝生高夏山谷六芝皆無毒。雞舌香按三省故事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荅對使氣芬芳母丁香亦名雞舌香

藥名勸酒詩賓好陟釐爲我書數行陟釐乃水中苔今取以爲紙名苔紙見本草草部真珠的皪鳴槽牀金斝琥珀正可嘗真珠出廉州邉海中有洲島島上有大池謂之珠池每歲刺史親往監珠戶入池採老蚌割取珠以充貢史君子細看流光史君子形如梔子稜瓣深而兩頭尖亦似訶梨初始因潘州郭使君療小兒多是獨用因號爲史君子莫惜覓醉衣淋浪獨醒至死誠可傷獨醒草名歡華易盡悲酸早人間没藥能醫老寄言歌管衆少年趂取烏頭未白前酸棗生河東川澤樹大如火棗實無常形味酸者是。没藥生波斯

國似安息香黑色。貫衆生玄山山谷苗似狗脊狀如雉尾。烏頭葉厚莖方中空葉四四相當與蒿相似白前苗似細辛而大色白易折生洲渚沙磧之上。金櫻子今之刺榆子。松脂千年為茯苓又千年為琥珀

客至當飲酒二首

結屋在牆陰閉門讀詩書懷我平生友山水異秦吳杖藜出柴荊豈無馬與車窮通適異趣談笑不相愉愉悅也謂語不相投也寧復求古人浩蕩與之俱客至當飲酒日月無根株張籍青天蕩蕩高且虛上有白日無根株流光暫出還入地使我少年不須臾

其二

天提兩輪光環我屋角走自從紅顏時照我至白首列子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輪及中纔如盤盖此不為日初出去人近日中時去人遠乎。杜詩云日月雙車轂

纍纍地上土往往平生友纍纍謂塚少年所種樹磥砢行復朽古人有真意獨在無好醜寘寘誰與論客至當飲酒楊王孫傳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寘寘亡形亡聲詩意言人任運而生乘化而盡無獨存理之

乙未冬婦子病至春不已乙未為至和二年公時為羣牧判官被使畿內後二年卒求常州以出

天旋無窮走日月爾雅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日月五星則右行日行一日一周天月行一月一周天青髮能禁幾回首兒呻婦嘆冬復春强欲笑歌難發口黄卷幽尋非貴嗜藜牀穩卧雖貧有二物長乖亦可憐一生所得猶多苟黄卷藜牀非謂無此二物也不能盡其樂耳。南史江斆讓婚表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内與此長乖

强起

寒堂耿不寐轆轆聞車聲不知誰家兒先我霜上行歎息夜未央呼燈置前楹推枕欲强起問知星正明昧旦

聖所勉齊詩有雞鳴嗟予以竊食更覺負平生詩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飲裴侯家此必是裴煜作郡江淮時語意可知也

裴侯飲我日向中四坐賓客顏皆紅掃除高館邀我入自出糶麥憐民窮天邉眼力破萬里桑麻冥冥山四起野心探尋殊未已更欲溯衣北城水忽見碧樹櫻桃懸下馬恣食不論錢赤星磊落入我眼恐是半醉遊青天裴侯方坐廳沙裏役身救物當如此我曹偶脫簿領間

同忍愛惜一日閒且歸拂席飽眠睡明日更看滁南山

送謝師宰赴任楚州二首 師宰陽夏公絳之子陽夏四子景初景温景平景回此景平也

珠玉不自貴故爲人所憐賢愚亦如此好惡有自然聞子欲東南使我抱憂一作幽悁炎風沙土中甘與子留連大梁非無客跪起廢食眠相看獨不厭以此知子賢衰氣已難强壯心方少年才高豈易得勗子在雕鐫

其二

崑崙一支流向東謂汴水也流入淮故言東七月八月船如風愛君少壯此行樂恨我留連成老翁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神頭兩岸水無窮伏檻荷花滿眼紅神頭屬楚州地名當時不得君攜手今日山川在眼中

次韻遊山門寺望文脊山文脊山一名昌山在寧國縣西三十里

宣城百山間文脊尤奇峯拔出飛鳥上圖畫難為容聞昔有幽人捫蘿追赤松赤松古仙人也遺形此古室孤坐鹿裘重人去邈不反洞壑空藏龍按晉書隱逸傳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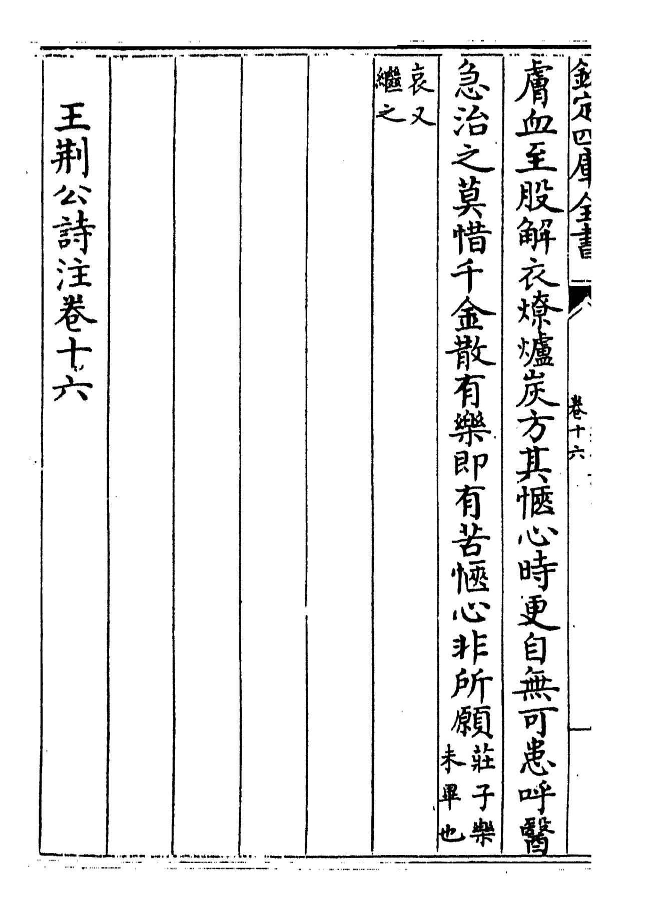
人也太和末嘗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名焉大司馬桓温嘗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於石室神無忤色温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之贊竟卒於山中

側行蒼崖煙俯仰求靈蹤遊者如可得甘棄萬户封安能久塵土傾倒相迎逢

疥

昭公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梁元云疥音痎兩日一發之瘧杜預注云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痎已是瘧何爲復言遂痁乎○說文曰疥瘙也周禮天官疾醫曰夏時有癢疥病禮記月令民多疥癘

浮陽燥欲出陰濕與之戰燥濕相留連蟲生乃投間搔


膚血至股解衣燎爐炭方其愜心時更自無可患呼醫急治之莫惜千金散有樂即有苦愜心非所願莊子樂未畢也哀又繼之

王荆公詩注卷十六